

石衡潭

空間和世界是不同的，空間是指一片場地、一個處所，不帶任何主觀性和感情色彩；而世界則不同，世界是人通過主觀能動性建立起來的，且不說人通過勞動對世界的建立，就是人主觀心理的投射，也使人周圍的空間變成一個可視、可聽、可感的世界。但由於每個人的背景、經歷、教養、身份、地位、環境、心緒的不同，他給周圍空間所投射的東西又大不一樣，所以，許多人儘管生活在同一個空間，但他們所處的世界卻是大不一樣的。比較典型的例子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其實朱門和道路相距咫尺，可朱門裏和道路上卻絕對是兩個世界。這個例子可能還有些隔，畢竟兩個世界還隔了一重門。可「鴻門宴」的例子則比較清楚了，劉邦和項羽確實是在同一個空間裏交杯換盞，議論風生，可他們兩人此時絕對是處在兩個迥然不同的世界。此外，如曹操與劉備的青梅舉酒論英雄也可作一例觀，而賣炭翁的心憂炭賤願天寒更是與大多數人的世界相去甚遠。

賈樟柯電影《世界》就是要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關於世界的故事。他所告訴我們的世界是一個我們很熟悉卻又是我們不了解的世界，實際上，就是我們知道這個空間，卻不清楚這個世界。故事發生的主要空間是「世界公園」或者說「世界之窗」，這樣的公園全國有好幾個，許多人都去過，對之很熟悉，可要說了解，那就未必了。作為遊客，所看到的「世界公園」的世界，與作為演職人員所體會到的世界絕對是不一樣的。遊客感興趣的是前者，而賈樟柯則要把後者展示出來。可以說，這是一個「世界公園」背後的故事。

在外面，我們看到的是公園景觀的千姿百態、錯落有致，看到的是舞臺表演的絢麗多彩、動人心眩目，而在背後，我們看到的卻是雜亂無章、滿腹酸辛。影片以女演員趙小桃「誰有創可貼？」的到處大聲詢問開場是很有深意的，它一下子就把觀眾帶入了背後的那個世界。原來「世界公園」這個美麗城的製造者們具有的是如此瑣碎的生活。小桃是一個普通的演員，也有著極其平凡的生活。她是從汾陽這樣一個鄉土世界來到北京這樣一個大世界的，而且是落到了世界公園這樣一個熱熱鬧鬧的花花世界。在這裏，她有時候在舞臺上展示身段，有時候在機艙裏扮演空姐。但她對這個新世界，並不抱奢求與奢望，只要比原來的生活更好一點就成了；她對愛情和婚姻的要求也並不高，能夠找到一個可靠的保安一起生活，她就心滿意足了。她一直還保持著那鄉土世界的純真。不過，生活還是不斷給她提出新的難題和新的挑戰，先是她原來的男朋友梁子來找她了。他要去蒙古做生意，順便來看看她，當然，也不排除重續舊情的意思。她較好地應付過去了，她還是比較清醒的：舊情固然可以珍惜，但更應把握今天。還有一次是同事秋萍叫她一同去城裏唱卡拉OK，她受到了一個有錢男人的勾引，但她還是比較冷靜地拒絕了，避免了一場悲劇。當然，最後，她還是沒有堅守住，在成太生的一再要求之下，還是把少女的童貞交給了他。但隨後，她卻發現了這個看上去很老實厚道

的成太生卻令有所愛。這說明人性的脆弱和世界的不可靠。她以為自己了解太生，其實並不了解；她以為他可靠，其實他並不可靠。其實也不是她不了解太生，而是她不了解這個新世界。這個世界太複雜，變化太多，誘惑太大，原來所處鄉土世界那點經驗，根本不夠應付。

成太生自己也是來到這個大世界裏討生活。不過，作為男人，他比小桃有雄心壯志，剛來北京時，躺在火車站附近小旅館的床上，聽著車輪碾過鐵軌的隆隆聲，他就暗暗發誓，一定要混出個名堂來，要讓小桃過上好日子。他也是這樣一點一點積蓄力量，一步一步尋找機會。但他這樣的一個奮鬥的過程，實際上是他身上那鄉土世界的純樸逐漸磨滅的過程。在作保安之外，他還參與了一些其他的活動，如幫人家製造假證件或給別人做准保鏢之類。如果一個人的目標是掙錢與發跡的話，那麼違不違法就不是他所要考慮的問題了。在這一點上，他不如小桃。小桃有所堅持，她把自己的童貞視為珍寶；在他則是隨波逐流，沒有甚麼是他真正想要持守。他考慮問題主要還是從一己之利益出發的。他對小桃前男友表面豁達，內裏卻分警惕，也不給他們單獨相處的機會；他對小桃提出同居的要求，也是為了確認自己對她的佔有，而根本沒有考慮到小桃的感受；後來，他很輕易地就接受了廖阿琴的投懷送抱，拜倒在她石榴裙下。他也是一個普通人，他沒有抗拒誘惑的力量，也沒有覺得有抗拒的必要。他雖然也同樣來自鄉土世界，卻很快被這個大世界所同化。但他也還沒有完全忘掉自己的根，他對老鄉和朋友很講義氣，很盡心：他帶初來乍到的老鄉逛世界公園，為他們提供一些便利；在「二姑娘」出事後，他離開身邊的情人，迅速地趕到，並且妥善地處理了事宜。

影片中所有的人都很難用好壞善惡去對他們加以區分，他們都像是被一股大潮所裹挾翻卷，只能奮力求生存，其他都無暇顧及。他們所作出的各種行為，都只是處於他們處境的一種近乎本能的反應，生活沒有給他們提供更多的選擇。那個俄羅斯中年婦女，她很愛自己的兩個孩子，很想念在烏蘭巴托的妹妹，也很珍惜與小桃的友誼。人所共有的情感、渴望，她都具有而且體會更深，可是，為了生存，為了實現那簡單的願望，她卻不得不去過自己內心所痛恨的生活。「二姑娘」則生活在一個更艱辛的世界。他對世界公園裏保安一個月200多元的工資都很羨慕，因為他所欠的帳單全部加起來也不足200元，而這卻是他至死都沒有了卻的心病，他也正是為了儘快還債不顧疲勞加夜班而斷送了自己年輕的生命。一直為雞毛蒜皮而爭吵不休的老牛和秋萍到最後似乎有了一個比較圓滿的結局，雙雙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我們知道走到這一步，老牛付出了怎樣的代價。他是以自己點燃了自己的衣服，才挽回了秋萍那顆驛動的心。世界的誘惑太大，沒有決絕的力量，根本無法與之抗衡。可老牛這樣的方法又能夠用幾次，管多久呢？下一次又是否依然有效呢？不得而知，所以，儘管他們暫時走到了一起，可將來如何繼續，還是替他們捏一把汗。

老宋和廖阿琴相對而言，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至少他們不用為衣食而發愁。但老宋無非是以麻將作為最好的消遣，而廖阿琴所嚮往的也就是巴黎的美麗城（唐人街）。這樣的生活是「二姑娘」們所可望而不可及的，就像他看到頭頂上飛過的飛機而想像不出坐在上面的是些甚麼人一樣。就是小桃這樣一個他所羨慕的姑娘，也不認識一個坐過飛機的人。可是能夠坐上飛機之人的生活又如何呢？廖阿琴的丈夫為了去法國九死一生，他的偷渡同伴大都葬身大海，而他作為少數的倖存者呆下來，卻是沒有身份的黑戶，一年都不敢回國回鄉，給妻子的只有一張一年前發黃的照片。廖阿琴只有以生命中遇到的一個又一個情人來打發自己孤寂的生活，最後，她終於如願以償，可以飛往巴黎了。可給成太生留下了無盡的麻煩，而她自己的前景也仍然是一個未知數。安娜的出現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對廖阿琴未來命運的一種揭示。安娜也是離開故土出來闖世界，結果如何呢？也許口袋中的錢多了一點，可心中的欠疚與悔恨越來越多，心理上離她溫暖的家也越來越遠了。廖阿琴只不過是一個中國的安娜

罷了。在世界已經成為地球村的今天，每個地方所發生的故事都極其相似，沒有真正的新聞產生。賈樟柯已經超越了小武和「二姑娘」的視野，而能夠平視與俯視這個世界了。

影片中所有人的生活都處在一種無定的狀態中，一種很不踏實的狀態中。對於過去是無可奈何，對於現在是迫不得已，對於將來則是盲人摸象。小桃在準備給成太生獻出童貞時說：你可把我騙了。你要是騙了我，我可甚麼都沒有了。而成太生卻回答：這年頭誰也靠不住。我也靠不住，你還得靠你自己。這一對話或許就是對我們這個支離破碎世界和軟弱無力人性的深刻揭示。我們生活在同一個空間，卻進入不了一個世界。即使面對最親密的人，我們仍然不能放棄自己的世界，不願意融入對方的世界。有的時候，我們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有的時候，我們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屋上霜；還有的時候，我們各人自遂心中欲，那管他人血淚流。當工地領導人用錢來打發「二姑娘」的父母時，他感到是了卻了一個麻煩，於是他輕輕地吹出了一口煙；而對於「二姑娘」的父母來說，錢讓他回想到的是兒子整個的生命，父親把錢塞進了胸口的口袋，還按了按，仿佛這就是兒子，他要把兒子貼在胸懷。這兩種人的世界是如此地不同，青春生命的凋落成為他們的連接點，而他們交流的惟一語言是金錢。當一個人總是以自我為中心來籌畫、構想、勞碌、奔波時，他始終就生活在自己一個人的世界中。其實，這只是一個幻影的世界，而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就像世界公園不是真實的世界一樣。而人們本應該生活在同一個空間，也應該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即使做不到這一點，也應該了解和關心他人的世界。這樣，世界才不至於隔絕與斷裂。這需要人們之間真誠的彼此相容與相顧，這需要人們對那真正美好真實世界的共同仰望與持守。

影片用了許多反覆的鏡頭來表現生活的平庸與無意義。如不斷上下的埃菲爾鐵塔電梯、回環穿梭的觀光火車、舞臺上的霓裳繽紛、化妝間的塗脂抹粉、月光下的牽馬與抬鋼琴、日光下行進的民工隊伍、骨架林立的建築工地、樹木繁茂的世界公園。生活從外面看起來似乎是五彩繽紛，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卻知道它致命的單調。就像小桃說的那樣：天天在這裏呆著，都快成鬼了。當然，小桃說的是在世界公園裏的日子，可是這與我們的生活並沒有本質的區別，無非一個稍大一些稍複雜一些罷了。世界其實也就是一個公園，當然，也可能是一個荒原，就像漢姆雷特眼中所看到的那樣：「這一座美好的框架，只是一個不毛的荒岬；這個覆蓋眾生的蒼穹，這一頂壯麗的帳幕，這個金黃色的火球點綴著的莊嚴的屋宇，只是一大堆污濁的瘴氣的集合。」

影片還以flash來表示人物內心的欲望與夢想。成太生月夜遷馬回房時接到了廖阿琴的邀請短信，畫面上就出現了他騎著白馬飛奔的flash，很誇張又很真實地表現了他急欲見到對方的心理狀態。同樣，小桃手擎著白色塑膠布在雨中奔跑時收到秋萍發來的晚上接她去參加城裏party的短信時，又來了一段flash，這時小桃的手中的塑膠布飛向了天空，像是變成了一條紗巾、一隻白鴿，繽紛的雨絲也變成了瓣瓣落花，這也反映了小桃嚮往外面世界的心境。廖阿琴的短信，對成太生是一個粉紅色的誘惑；秋萍的邀請，對小桃和所有參與的姑娘，則是一個危險的陷阱。而被欲望所驅使的他們，卻來不及分辯與思考，像飛蛾一樣撲火而去了。最後，廖阿琴發給成太生表示惜別之情的短信讓小桃收到了，flash畫面上出現的是一條小魚，周圍都是水與氣泡，這條小魚在孤獨地游來遊去，沒有目標，也沒有方向，就像是此時此刻的小桃。人的欲望是如此地強烈，些許的誘惑，就能夠使它迅速膨脹起來；而它同時又是如此地脆弱，稍微一點變化，就會使它灰飛煙滅，而使持有它的人遭受到滅頂之災。被欲望牽著鼻子走的人，也註定是孤獨的。而這卻是這個世界許多人宿命。所以，在惟一希望破滅的小桃看來，可怕的並不是死亡，而是生不如死；所以，她在煤氣中毒被周圍人救活過來時，回答成太生「我們是否死了」的提問說：「沒有，我們才剛剛開始。」

石衡潭 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從事基督教研究。曾經在《書城》、《文景》、《藝術廣角》、《科學時報》等報刊雜誌上發表影評 餘篇。

《二 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五 四期 2006年9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五 四期（2006年9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